

# 赵匡胤带领 5000 人玩命攀岩一举拿下滁州

6



高天流云 著  
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友情推荐

本书从宋太祖赵匡胤充满传奇和争议的一生说起,全程解析大宋王朝的建立以及帝国初期的历史迷局,把中国五代十国各个朝代的历史更替,每一次政权纷争,一一罗织在轻松幽默的解说中。

[上期回顾]

在王朴的建议下,柴荣发兵南征四州。但是后蜀的援兵很快就到了,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柴荣改派赵匡胤南下,终于拿下四州。紧接着,柴荣出兵南唐,直抵寿州城下。南唐的寿州守将是大将刘仁贍,他可不是那么好欺负的,即便柴荣亲临战场鼓舞士气,寿州城依旧纹丝不动。

戏说历史

后周军里有些军人实在耐不住性子了,他们不再相信各种专业的攻城用具以及什么攻城打援,什么久困无粮,不攻自破之类的烦人术语,他们恶性勃发不可遏制,抓过几条小船,举起刀剑就杀进了护城河,向这座该死的寿州城发起了冲锋。

这里面就有年轻气盛,敢对着死神龇牙的赵匡胤。历史记载,那天赵匡胤他们刚刚跳下护城河,就遇到了生死大险。寿州城上估计早有了防备,突然之间射来无数支利箭,不仅密集如雨,而且所发射的箭都是特殊制造,专门为赵匡胤这些猛人量身订制的——“矢粗如椽”!

这时,赵匡胤平时为人处世的高明之处就显露出来了,他能躲过此必死之劫完全不是出于侥幸,而是突然间有一个人主动伏在他身上,为他挡箭。这个人叫张琼,当时大腿上就中了一箭,只是腿上中了一箭,就立即昏了过去。回到岸上,大难不死的赵匡胤恶狠狠瞪向了寿州城。

根据战场形势,围攻寿州已经快一百多天了,寿州攻不下来,可外围的敌人却渐渐逼近了。为了自身的安全,也为了彻底打消城里城外的南唐人的幻想,柴荣决定,一边继续攻城,一边四处出击,把寿州周边的坛坛罐罐都砸个稀巴烂。“赵匡胤,”柴荣叫来了未来的宋太祖,“我给你五千人马,你去把寿州城北面,涂山附近,所有的南唐军队都击溃。能行吗?”

只见赵匡胤表情平静,他非常感激地回答:“感谢陛

下对我的信任,这是我的荣幸。”然后他就去点人马,领取军械,立即出发了。但是留在当地,听到他们君臣对话的其他人,一下子都变成了泥塑木偶,他们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他们真的听清楚了吗?给赵匡胤五千人马,去肃清寿州以北所有的南唐军队,这可能吗?

要知道寿州以北,驻扎着南唐的两万重兵,而且水陆军种齐全,不仅岸上有寨,水中还有随时可攻可守也可退的战舰,这样的兵力配备,而且是据寨而守,赵匡胤凭什么去主动攻击,并且要一举击溃?

就凭着区区五千人马?但不管怎样,赵匡胤真就带着这区区五千人马出发了。赵匡胤奇迹般地完成了任务,回到了寿州城下。柴荣当众夸奖了赵匡胤一番,然后问他——北面的威胁已经解除了,但是东边的威胁才最大。滁州,你能拿下滁州吗?此言一出,周围立即鸦雀无声,所有人都盯向了赵匡胤。但是赵匡胤的表情却像上次一样平静,他点了点头——好的,陛下,我这就去拿下滁州。

——要多少人?

——上次那些就够了。

柴荣很是认真地看了赵匡胤一会儿,然后就点头让他走了。就这样,赵匡胤带着五千人马,再次杀向了滁州。其实在他走出后周君臣的视线时,他真的应该回头再看一眼他的同僚们的表情。那真的是难得一见,精彩绝伦。

滁州,在寿州之东,扼守南唐人的都城金陵的西北门户,是江北的重镇,仅此于寿

州。而且滁州之险,比寿州险过万倍。这一点都没有夸张,滁州的门户就是两座山,滁山与石驼山,山势极为险峻,以两山之险,其夹口处另设一关,叫做清流关。在清流关之后,才是滁州城。也就是说,想拿下滁州城,你得先把这两山夹一关的天险搞定。但这都不算什么,都有人能在那儿修出来关口了,还怕爬不上去吗?但要命的是,得看一下守关的都是些什么人,而且人数一共有多少。

守关的将领就是皇甫晖和姚凤。姚凤也就算了,皇甫晖可非同小可,他本是后晋时期驻守燕云十六州里瓦桥关的北方悍将,专门和契丹人玩命的正牌将军,当初是看不惯石敬瑭这样认贼作父的败类,才投奔南唐的。而且最致命的是,皇甫晖和姚凤驻守天险还不算,他们的兵力足足超过十万!赵匡胤才带了多少人?五千!

赵匡胤重新带着五千人马上路了,一路之上整个队伍都在沉默中,每个大兵都有预感,估计这次是没法在沉默中爆发了,就等着大伙儿一起在沉默中死亡吧。唯独赵匡胤,他不仅愉快地接受了任务,而且在路上他的心情特别好,他居然不知从哪里弄来了一套又一套花里胡哨的行头,一会儿穿上这件,问大家这套怎么样?我穿着帅吗?一会儿又换上了另一套……

全军心情沉重,没有一个管理他的。可赵匡胤不仅不理睬,反而变本加厉了。他居然又变戏法似的拿出一套又一套更加花里胡哨的行头来装饰他的战马!只见崭新的带着

花边的马鞍子,精制的绝对高档的璆珞挂件,还有闪闪发光的马蹬子……应有尽有。这时候终于有下属看不下去了,他们比较好心地警告了赵匡胤一下。说将军,你太招眼了,小心被南唐人认出来,给你一箭或者都奔着你来,那可麻烦了。赵匡胤不屑一顾,他扔下了一句极端有款有型的话——我正是给南唐人一个机会,让他们从此知道我是谁!

很快清流关就到了。赵匡胤把所有人马都排列在清流关前,自己盔甲鲜明,人马招摇,站在队伍的最前面向南唐人讨敌要阵。所有的南唐人都站在清流关的城楼上往下看,他们都清清楚楚地看见了后周人马一共有多少,也看见了领军而来的将军长得什么样。

事后证明,当时是有人想下去和赵匡胤较量一番的,可都被皇甫晖给拦住了。沙场老将皇甫晖的经验太丰富,他绝对不相信,刚刚诱敌深入,以少胜多的赵匡胤,居然转过身来就会这么简单粗暴,以这么点人就来“决一死战”?你骗谁呢?你先前刚用一百多人来当诱饵,后面就埋伏了五千人。那你现在用五千人当诱饵,甚至你自己都在里面,那么后面又埋伏了多少?是不是连后周皇帝柴荣都来了想打埋伏?他命令全军不可妄动,兵法云,以己之不败,待敌之可乘。

于是这一天,就这样平淡无奇地过去了。刚刚威名传扬战场的赵匡胤,居然像个时装模特似的,在两军阵前白白地表演了一整天,连个鼓掌喝彩的都没混到。

第二天清晨,天还没有

真正大亮,清流关里突然杀声四起,后周的军队不知从哪里冒了出来,杀向了毫无准备,甚至还在睡梦中的南唐人。熬了一整夜都没敢合眼的哨兵们根本不知道出了什么事,那些还没起床的就更加只能任人宰割。历史记载,在这一天的清晨,发生的根本就不能算是战斗,因为几乎没有哪个南唐人来得及反抗,他们中间反应最敏捷,行动最快速的,也只是做到了马上撤退,逃出了清流关,奔向他们的大本营——滁州。

这中间就有沙场老将皇甫晖。他急怒交加,又悔又恨,但他死都不明白,赵匡胤和那些后周大兵们怎么会突然从天而降的。他当然不知道,因为就在他酣然大睡,享受战场上难得的片刻安逸的时候,赵匡胤已经脱下了白天作秀时所穿的时装,换上了短衣襟小打扮,玩命地攀岩。这一夜,赵匡胤不仅翻过了数不清的高山怪石,而且据史书记载,他还在初春的深山里,涉水过了一道涨水了的西涧(又名上马河,今安徽滁州市城西北),就这样千辛万苦地抢在天亮之前绕过了清流关正面,从背后向南唐军发起了出其不意的猛攻。

那天的具体情况史书上没有记载,我也不想像欧阳修、司马光那样为他们的老主子歌功颂德,请看这只有一句话的记录——太祖拥马直入,手刃晖中脑,并姚凤(擒)之。赵匡胤空前迅速地占领了滁州,这把整个江北战争的格局全给打乱了,南唐的咽喉重镇寿州已经完全孤立。

# 病入膏肓的唐贵龙见了叶尼娜最后一眼

完



薛舒 著  
《收获》杂志友情推荐

少女叶尼娜算不上绝色,但却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她的班主任,刘湾中学的唐老师更是不可救药地喜欢上了她。唐老师认定,这个女孩就是他的知己。已婚的唐老师把想法深藏在心里,热情洋溢地生活着。然而,他怎么也没想到,心里的想法却长了翅膀,飞出体外谋杀了他。

[上期回顾]

唐贵龙忐忑不安地回到家中,让他意外的是,一双女儿仍旧语调欢快地迎接他,而妻子则做好了一桌丰盛的饭菜。晚饭后,唐贵龙洗了个澡。这天夜里,唐贵龙在卧室里向妻子深刻忏悔。妻子是好妻子,她原谅了他。第二天,唐贵龙照常上班,他看到叶尼娜被她的大舅舅带出了校门。

情感时空

暑假过去了,刘湾中学又开学了,高一甲班变成了高二甲班,唐贵龙依然是班主任,只是高二甲班里没有了叶尼娜。一间教室里坐着四十多个学生,少了一个人,是感觉不到什么的。没有了叶尼娜同学的唐贵龙老师,除了经常胃痛,别的也正常得不得了。唐贵龙对自己的教书生涯从未失去过热爱。只是唐贵龙的脖子,里再也没有挂过那架DF1照相机,没有了这项业余爱好,他对语文课堂的热爱,更是一心一意了。

中秋节那天,唐贵龙到刘湾镇西街上的粮店去买陈秀丽吩咐的糯米,糯米是用来塞藕的,藕里面不是有一个个空心的洞眼吗?塞上糯米,做成冰糖藕,这是刘湾镇人过中秋节的,一道必备点心。到粮店去,要经过一道十米左右的青砖墙头,墙内,就是金家解元楼。这十多米路并不长,但还是让唐贵龙想起了曾经的女学生叶尼娜。唐贵龙感到鼻子有些堵,似是受了冷感冒了,他用力擤了擤鼻子,那会儿,他就闻到了一股淡淡的花香。

中秋节的晚餐,陈秀丽做的糯米糖藕深受叶尼娜和怀岚的喜爱,唐贵龙也觉得味道不错,只不过糯米这东西,他是不能吃多的,他的胃不好,吃了两片,又开始痛起来。停了筷子不吃,看东边夜空中鹅黄色的大月亮,唐贵龙就对叶尼娜和怀岚说:有这么一首词,叫做《水调歌头》,写的是一个人,在中秋节的夜晚,看着月亮,思念着远方的亲人,你们知道吗?叶尼娜和怀岚停了手里的筷子,茫然地看着父亲。唐贵龙继续说:这是

唐宋八大家里最有名的苏轼写的,苏轼,也叫苏东坡。

陈秀丽在一边插嘴说:这个我晓得,美凤教我做一道东坡肉,说是她男人在中学食堂里跟大师傅学的,我和红烧肉也差不多,就是用点红腐乳酱,别的都一样。

唐贵龙笑笑,并不答陈秀丽的腔。唐贵龙本想对叶尼娜和怀岚解说一下《水调歌头》的出处和苏轼的生平故事,但陈秀丽的“东坡肉”有些破坏了他的兴致,于是,他潦草地收了话题,只喃喃自语般地朗读着支离破碎的句子: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夜风吹过,月亮边上的云朵起了皱,唐贵龙感觉有些冷,他说:回屋吧,夜深了,冷。陈秀丽说:叶尼娜,怀岚,快吃,吃完了好进屋。又一阵风吹过,唐贵龙打了个寒噤,然后,胃就一阵强过一阵地痛起来,胸腹内如被坚硬的冰块撞击着,痛得抽搐起来,额头便有冷汗急速冒出,脸色顿时变得煞白。唐贵龙六尺男儿身,终于一头栽倒在堆放着丰盛的菜肴的餐桌边。

唐贵龙病了,唐贵龙病得还挺严重,他住进了医院。唐贵龙住进医院就一下子出不来了,他的头发日渐稀少,身躯日渐消瘦,脸色日渐灰暗。有一天,唐贵龙下床上厕所,回房时在走廊里捡到一面小圆镜子,他已经好久没照镜子了,他看了一眼蒙着灰尘并不十分明亮的小镜子,镜子里是一张死灰色的,极度瘦削的脸。他以为这是镜子被扔在地上沾染了过多的灰尘使他产生了错觉,于是,

他用他的条纹病号服下摆使劲擦了擦镜子。再把镜子端到眼前时,唐贵龙终于确信,他已经病入膏肓了。唐贵龙得的是胃癌,唐贵龙躺倒了,一面小镜子让他看到了自己的末日,他再也下不了床。

唐贵龙已经在医院里挨了整整三个月,现在,他靠的是各种固体和液体的药物维持着病榻上的生命。初冬的某一个下午,阳光照进病房,照着唐贵龙身上的白色被子。他似乎是做梦了,他看见一个穿着大红滑雪衫的女孩俯首看着他,她叫他:唐老师,唐老师。他万分欣喜地听出,这声音,竟是叶尼娜的。自从躺倒在病床上后,他最大的希望就是见见叶尼娜,他想知道她现在是不是继续在上,他希望刘湾中学的事故不要使她失去学习和生活的信心,他想告诉她:妥协并不是目的,妥协只是一种手段,是保存自我的策略。他还想问她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是自从叶尼娜进入刘湾中学后他一直想问而没有问出口的,他想问她:你看过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吗?你可以问问你母亲,你的名字究竟是从哪里来的,也许,她告诉你的答案,与我想象的,完全一样。

现在,这冬日阳光下的大红滑雪衫女孩,不就是叶尼娜吗?唐贵龙嘴角一扯,笑了,他睁开眼睛,笑着说:叶尼娜,你来了。唐贵龙想张嘴说话,可他的嘴巴里插着往体内输入营养液管子,他说不出话,他重重地吸了口气,吐出的,却不是气,不是话,这使唐贵龙感到十分沮丧,难道,现在我连一句话也说

不出来了吗?

叶尼娜呢,就这么站在唐贵龙的病床前,眼圈有些发红,嘴巴微微动着,好像是在说话,可她在说什么呢?唐贵龙咬咬牙,做着倾听的努力,搜索着空气中叶尼娜的说话声。他隐约听到一些散碎的句子和词汇蹦达着跳进他的脑子:唐老师,我知道,你是真的对我好,可是,你这样子对我,究竟是为了什么?唐贵龙笑了,他想,他对叶尼娜好,她不是不知道,只是她没有说出来而已。叶尼娜啊,可真是长大了,她居然会提这样的问题了。是啊,为什么呢?对她这么好,究竟是为了什么?唐贵龙张了张嘴,含着橡皮管子的嘴里发出啾啾的气流声,他是在回答她,不知道叶尼娜是否听清楚了。他张开嘴巴吐出的气流里,混杂着那句支离破碎的答案:谁让你叫叶尼娜呢!

深冬到来之前,唐贵龙终于撤下陈秀丽,撤下一双女儿叶尼娜和怀岚,撒手离开了人世。陈秀丽在刘湾中学的领导和老师们的帮助和关心下,料理了唐贵龙的后事,然后,过起了孤儿寡母的惨淡生活。

不久,刘湾中学要扩建,操场铺了草坪,跑道改了塑胶,老教学楼要推翻重修。第二年暑假来临时,教学楼开始动工拆迁。学校组织了一批学生参加教学楼的搬家劳动,同学们戴着用报纸做的橄榄帽,二楼半的楼梯间也在其中。这楼梯间,曾经是唐贵龙洗印照片的工作室,暗室事件后就一直关着。当那些头戴橄榄帽的学生们打开屋门时,一股霉

味从幽闭的空间里扑面而来。同学们捂着鼻子闯进屋子,然后开始往外搬放大机和显影罐之类的摄影器具。他们的头顶上,有几根塑料绳子横七竖八地拉成了一张网,其中一根绳子上,居然还吊着一张照片。不知道哪位同学一伸手把绳子扯了下来,那张照片便旋着飘落在了地上。这位同学拣起照片看了一眼,他看到的,是以这幢即将拆除的教学楼为背景的相片,相片里站着一个男人,脖子上挂着一个黑色的照相机盒子,身板很是挺直,因为是侧面,所以看不清他的表情,但可以看出,他伸着手,嘴唇微微撅起,似在发号施令,指挥着镜头外的人做到他要求的动作和笑容。

捏着照片的学生叫起来:这不是唐贵龙吗?哎呀,好吓人。这学生因为不小心拣起了一张死人的照片而恐惧得又扔掉了,照片便如一页废纸,又一次旋着飘落在了地上。

这张照片的拍摄时间,正是叶尼娜跟唐贵龙学习摄影的时候。想必,照片上的场景,是某一次唐贵龙给哪个班级拍集体照时,指挥着排成队伍的学生的场景,而跟着唐贵龙学拍照的叶尼娜,正端着那架DF1照相机,对着教学楼前唐贵龙忙碌着的身影,按下了快门。这张照片,显然是叶尼娜的摄影实习作品,是唐贵龙洗印出来的。可惜,这遗留下来的唯一一张师徒二人的合作作品,被扔在地上后,又被众多的脚踩过,最后变成一片黑糊糊的,不明所以的垃圾,与这不久后被拆除的教学楼一起,成了一堆废墟。